

我希望，无论我们怎样裁剪自己的记忆，
都还是能出现在彼此生命里。

孤城闭

米兰lady 著



GU CHENG BI

五周年

修订典藏版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孤城闭

下

GU CHENG BI
五周年
修订典藏版

米兰Lady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城闭:五周年修订典藏版:全2册/米兰lady著.

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4.1

ISBN 978-7-5399-6939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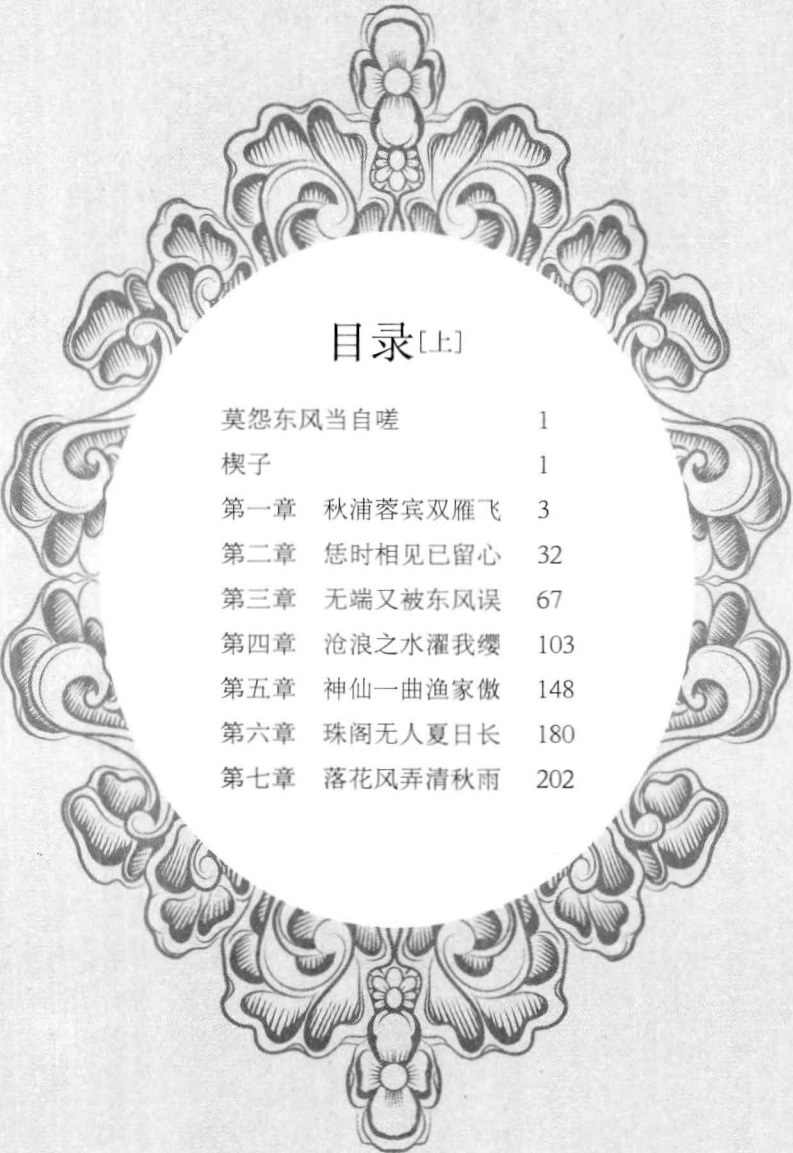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孤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2369号

- 书 名 孤城闭·五周年修订典藏版
作 者 米兰lady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李文峰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80千字
印 张 33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,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939-8
定 价 65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^[上]

莫怨东风当自嗟	1
楔子	1
第一章 秋浦蓉宾双雁飞	3
第二章 恁时相见已留心	32
第三章 无端又被东风误	67
第四章 沧浪之水濯我缨	103
第五章 神仙一曲渔家傲	148
第六章 珠阁无人夏日长	180
第七章 落花风弄清秋雨	202



目录^[下]

第 八 章	十二阑干闲倚遍	247
第 九 章	谁堪共展鸳鸯锦	281
第 十 章	酒阑空得两眉愁	315
第十一章	西宫南内多秋草	346
第十二章	瓦砾明珠一例抛	376
第十三章	角声吹落梅花月	406
第十四章	长烟落日孤城闭	434
番 外 篇	醉花阴	471
番 外 篇	沈郎归	500

GU CHENG BI
五周年
修订典藏版

GU CHENG BI
第八章
十二阑干闲倚遍

1. 贡举

嘉祐二年，公主年届双十，依大宋风俗，若女子过了这年还不出阁，便属婚嫁失时的老姑娘了。故此，今上开始命人准备公主下降之事，婚期定在下半年，而之前会先进封公主，对其母苗淑仪，也会推恩进秩，迁其位分。

苗淑仪有望成为继张贵妃之后首位致身四妃之列的嫔御，这是目前愁眉深锁的她唯一稍感期待的事。自那日今上对公主一番长谈之后，公主不再对父亲为她安排的婚姻表示反抗，但随着婚期一天天临近，她情绪越来越低落，苗淑仪曾惊喜地向她提及今上欲风光光地为她举行进封册礼，这是国朝公主从未有过的殊荣，却都无法激起她一丝喜色。

今上没有忽略她的郁郁寡欢，也曾关切地问：“徽柔，你不高兴吗？”

而公主只是摆首，轻声回答：“不过是终日无事，有些闷罢了。”

今上便微笑着建议道：“今年宜春苑的花开得好，你去看看吧。”

于是三月里，今上命邓保吉拨了数十名皇城司侍卫，与公主平日的仪仗侍从一起，护送公主往宜春苑。

树疏啼鸟远，水静落花深，宜春苑还是旧时模样，新莺掠过柳梢头，千树

杨花满路飞。但这喧嚣春色却点不燃公主眸中一点微光，她独立于苑中赤阑桥头，漫视足下一渠春水，长久地保持静止的姿态，任影飘池里，花落衫中。

正午时，她转身看我，道：“我们回去吧。”

归途并不太顺畅。行至繁台街时，前方有人聚集喧哗，周遭路人多驻足围观，以致道路堵塞，虽侍从连声喝道，车马仍不能行。

邓保吉已复勾当皇城司之职，今日也随侍而行，见状立即引马过去查看。须臾，邓保吉回来，朝公主禀道：“是一群落第举子围住了欧阳内翰，出言诋斥，不许他走。”

听了这话，公主褰帘，与我对视一眼，大概也明白了此间状况。

这年正月，今上命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，做本届贡举的主考官。近年来，太学子爱写险怪奇涩的文章，引来学者效仿，乃至在国中成一时风尚，号为“太学体”。据说欧阳修很厌恶这种文风，决意痛加裁抑，批阅试卷时，若见“太学体”，一概弃黜。所以，礼部贡院省试结果一出，举世皆惊，之前时人推誉者皆不在中选之列。而今廷试已毕，考官选取的进士名单已上呈皇帝，最后结果明日将在宫中唱名宣布，欧阳修已解除锁院状态，现在应是刚散朝回来，那些落第举子可能算好了时间，故意候在这里刁难他。

“怀吉，”公主吩咐我，“你去看看。”

我答应，即刻策马赶去。

此时欧阳修已被举子重重围住，虽有几名随从及街卒逻吏护卫，无奈闹事的举子人数众多，都竭力上前想靠近他。随从卫卒只能环聚于他所骑朝马周围，尽量不让举子碰触到他。

举子有的怒发冲冠，有的目意轻蔑，有的含笑嘲讽，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得热闹：

“太学体既无骈文刻板堆砌之感，又不平铺直叙，流于平淡，遣词用句皆有新意，足可体现士子才思，有何不妥？如此文风，举世推崇，却为何独不容于内翰？”

“贡举是为天子选可用之才士，不是任你欧阳内翰挑门生，你岂可因一人好恶而弃黜世人公认的太学才俊？”

“听说，欧阳内翰在锁院期间常与其余几位考官王珪、梅挚、韩绛、范镇吟诗作乐，再加上小试官梅尧臣，唱和之下作的诗都够出一本集子了。如此耽于酬唱，我们的试卷可有稍加考校，仔细看了吗？”

“据说几位考官酬唱之时佳句频出呀。欧阳内翰你曾形容考场情景‘无哗

战士衔枚勇，下笔春蚕食叶声’，而梅圣俞如此描述贡院景象：‘万蚁战时春日暖，五星明处夜堂深。’啧啧，你们以五星自比，而以我辈为蚕蚁，足可见试官谦德！”

……

此类话语此起彼伏，而欧阳修始终保持缄默，勒马而立，并不回应。

少顷，又有一人开始质疑他的学问，“礼部试中，内翰你出的题目是‘通其变而使民不倦’，这倒奇了，我怎么记得，《易传》里这句话原文是‘通其变使民不倦’呢？”

此言甫出，便有人接话，“这何足为奇，如今谁不知道，‘试官偏爱外生而’呀！哈哈……”

周遭举子闻之皆笑，欧阳修神态尚算镇定，但面色也不禁微微一变。

欧阳修确实喜欢在文中用“而”字。他曾应人所托，作了一篇《相州画锦堂记》，其中有一句是：“仕宦至将相，富贵归故乡。”写罢寄出，其后推敲之下又觉不妥，便派人快马追回原稿，修改后再送上。来人阅了改稿，发现他只是将以上那句改为了“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”。

当然，此刻举子提这个并非意在讨论他在文字上的偏好，而只是借“外生而”的谐音，暗示他私通外甥女的传言。

这一语立即把举子的兴趣引到了他闺闱事上，有人笑问张氏近况，有人开始吟唱那首《望江南》，然后，欧阳修正前方一位褐衣士人拔高声音，唱起了一阕《醉蓬莱》：“见羞容敛翠，嫩脸匀红，素腰袅娜。红药阑边，恼不教伊过。半掩娇羞，语声低颤，问道有人知吗？强整罗裙，偷回眼波，佯行佯坐。更问假如，事还成后，乱了云鬓，被娘猜破……”

这词语义丑秽，描写男女偷情之事，而那褐衣人一壁唱着，一壁引臂翘手，做女儿娇羞推托状，越发引得众人谑笑。而唱到后面，有好几人扬声相和，看来这词并非此时新作，应是传唱了一段时日的。

“这词也是欧阳内翰填的？”围观者中有人问。

褐衣人停下来，笑道：“若非‘天赋与轻狂’，谁能解词中境界，长是为花忙？”

“天赋与轻狂”与“长是为花忙”是欧阳修另一阕《望江南》中的词句。听这人言下之意，竟是指适才唱的那首艳词也出自欧阳修之手。

欧阳修两眉微蹙，但一时也未出言驳斥。众人笑声益炽，我正思量着如何为欧阳内翰解围，却有一青衫士人先站了出来。

此人二十岁上下，身材颀长，眉疏目朗，面容清瘦。唇角向右微挑，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，他走到褐衣人身边，问道：“阁下可是铅山刘几？”

铅山刘几，这名字我也曾听过，在礼部省试之前，他作为擅长太学体的优异生徒，被视为状元热门人选，而考试之后，世人如此惊讶，有一半也是因为看到他的落榜。

褐衣人也不掩饰，扬了扬下颌，傲然笑道：“正是区区。”

“失敬失敬。”那青衫士人含笑施礼，缓缓又道：“刘兄这一阕《醉蓬莱》词意旖旎，柔媚婉转，堪称花间佳作，足以流芳后世，又何必将此词归于欧阳内翰名下，令他人掠美呢？”

刘几颇为疑惑地上下打量他，正欲作答，却又被那人出言止住，“此词在下看来，已臻完美，但刘兄一向谦逊，这几日仍反复推敲，多次问人意见，不巧问及我同年好友，这位同年又拿来问我，我拜读之下大为叹服，珠玉在前，自不敢再妄改一字……”

刘几闻言倒没反驳，只是冷笑而已，想必这《醉蓬莱》如那士人所指，是出自刘几笔下，故意令人误会是欧阳修写自己情事的。

见刘几无语，那士人又悠悠走至适才质疑欧阳修写错试题的人跟前，道：“贡举试题，虽每句皆须有出处，但并非每次都要按原文列出，一字不差。在‘通其变使民不倦’中加个‘而’字，意义未改，但诵读之下语气更为舒缓，抑扬顿挫，更能体现诗赋音律之美，有何不可？”

略等一瞬，不闻听者分辩，他又转视周围士人，朗声道：“昔西昆鼻祖李义山诗文誉满天下，一日拜谒白乐天，谈论文体诗风，颇有自矜之色。其间问及白乐天奇思妙喻从何而来，乐天答道：‘某作诗为文不求奇思，唯望其辞质而径——质朴通俗，浅显易懂，令人一目了然；其言直而切——直书其事，切近事理，让闻者深诚；其事核而实——内容真实，有案可稽，使采之者传信；其体顺而肆——文字流畅，易于吟唱，可以播于乐章歌曲。’义山闻之，惭愧而退。而如今，自五代以来，文教衰落，风俗靡靡。圣上慨然太息，欲澄清弊端源头，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，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，为此晓谕天下，而士人不深明天子之心，用意过当，每每雕琢语句，为文奇涩，读或不能成句。连通顺直切尚不能做到，更遑论其他？西昆余风未殄，太学新弊复作。欧阳内翰亲执文柄，决意一改考场弊端，必得天下之奇士以供天子擢用，此乃恭承王命，顺应帝意之举，又何罪之有？”

刘几此刻嗤笑，侧目反诘道：“兄台处处为欧阳内翰辩解，想必也是他所

招的‘天下奇士’中的一位了。不知明日唱名，位在几甲？”

那青衫士人笑而应道：“省试之前，我居于僻远之地，此番应举，是首次进京。乡野之人，消息闭塞，欧阳内翰欲革太学之弊，我也是省试之后才知道，考试时用的是一贯文风，并未曲意迎合，与欧阳内翰更是素昧平生，今日偶经此地，才得一睹内翰真容，而举子人数众多，内翰更不会知我姓甚名谁。省试时我与诸位兄台一样，试卷经弥封糊名及誊录，无从作弊。虽勉强获礼部奏名，参加了廷试，但对明日唱名结果亦无把握，或与诸位兄台一样落榜，亦未可知。”

注：

“内翰”是对翰林学士的尊称。

2. 文法

大概这“落榜”二字正中落第举子痛处，他们皆对那青衫士人怒目而视，其中有人不惮以恶意猜测他目的，“若你们此前素昧平生，那现在你主动为考官辩护，必是想讨好他，相与结交，求他让你高中了！”

青衫士人摆首道：“唱名放榜虽在明日，但如今进士名次已定，岂会再更改？我若有心结交内翰，早在贡院锁试之前便上门拜谒，又岂会等到现在？”

众举子哪里肯听他解释，纷纷道：“谁知你此前有没有上门拜谒过他？”

“若是作弊明显得尽人皆知，那就不叫作弊了。”

“纵然你们此前不曾来往，日后若同朝为官，必定也会结为朋党。”

举子们越说越激动，竟转而围攻那青衫士人，开始对他推推搡搡。

我见势不妙，立即扬起马鞭，猛地挥下，重重击打在路边的杨树上，朗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举子们闻声一愣，都停下来，侧首看我。

我环顾他们，道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其争也君子。诸位皆是读书人，却在这里诋斥师长，围攻同年，岂非有辱斯文？”

他们都诧异地上下打量着我，估计是在猜测我的身份，一时无人回应，于是我继续说：“子曰：君子之道四焉。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而今诸位群聚喧哗于街市，难称操行恭谦；公然出言诋斥师

长，对尊者更有失敬礼。诸位应举，无非意在日后出仕，辅佐君王，为民求福祉。但若现在连‘行己也恭，事上也敬’也做不到，将来何谈‘养民也惠，使民也义’？”

有一人反驳道：“事上也敬之‘上’，是指君王、圣上，你岂可以考官代之？”

我答道：“考官是考生之师，而师与天地君亲同列，应受天下士子尊崇。若不尊师，其为人亦难孝悌。有子曰：‘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’若不懂尊师孝悌之道，那离犯上作乱也不远了。”

这时刘几一声冷笑，走至我马前，道：“先生衣冠，似属宫中物？”

我欠身道：“在下的确任职于宫中。”

刘几斜睨我，道：“中贵人引经据典，在下佩服。不过，我也想到一句圣人的话，用来形容中贵人，倒十分贴切。”

我知道他不会有好话，但还是颌首，“愿闻其详。”

他骤然振臂指我，厉声道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不待我有所反应，他又连声道：“你这样的阉宦，平时奴颜媚骨惯了，满口说着讨主子欢喜的话，内则邀宠于君王，外则献媚于大臣，为求私利，毫无气节，居然还敢引用圣人语言来指责天下士人！”

他周围的举子旋即附和，都掉转矛头指向我：

“黄门内侍也敢妄读圣人经书？”

“小小阉宦，读书意欲何为？莫不是想蠹政害物？”

“前代内臣，恃恩恣横，我等还道国朝引以为戒，不会有如此祸事，但你这小黄门今日已敢攻击士子，将来涉政殃民也可想而知了。”

“汉有天下四百年，唐有天下三百年，其亡国之祸，皆始于宦官。我朝太宗皇帝有明训，不许宦官预政事。贡举选材擢用，亦是政事一种，而你公然非议应科举子，已是干政，为防微杜渐，现将你就地诛杀亦不为过！”

他们相继迫近，步步紧逼。我不觉引马退后，面对如潮的斥责声，我头晕耳鸣，脸颊灼热，难以抑止的羞耻感与身上的冷汗一样，一层层自内渗了出来。

忽然，有人在我身后不远处扬声喝道：“邓都知，把这些犯上作乱的家伙统统抓起来！”

那是公主的声音。我惊讶回首，发现她已从车中下来，不知何时走到我身

后，没有侍女羽扇遮挡，只戴着个帷帽蔽住了面容。

跟着她过来的邓保吉领命，引臂一挥，守候于不远处的皇城司侍卫立即跃马赶来。数十骑兵过处烟尘滚滚，马嘶犬吠，行人惊呼，一阵短暂的喧嚣之后，率众闹事的十来名举子已被押跪在地上。

刘几等人不服，跪着拼命挣扎，愤愤道：“我们只是想向考官讨个说法，怎能说是犯上作乱？”

公主一指我，道：“你们冒犯了他就是冒犯了我，冒犯了我就是冒犯了我爹爹，冒犯了我爹爹就是犯上作乱！”

刘几一愣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时邓保吉从旁解释：“这是福康公主。”

欧阳修听见，立即下马过来施礼，周遭百姓听了也陆续下拜，闹事的举子大多缄默不语，只有刘几还在含怒质问：“今上礼眷文士，从不滥加刑罚，而今公主为私怨泄愤，如此折辱我等，既有违君父教诲，更有悖君子仁恕之道！”

公主笑道：“我不是君子，是女子，就是你们圣人说，和你们一样很难养的女子。”

刘几还欲争辩，公主杏目一瞪，先就压制道：“再说废话，我立即让他们把你押到大理寺问罪！”

刘几怒而低首，再不说话。

我见状欲出言劝解，但刚开口，就被公主止住，“你呀，什么都别说了……刚才还费那么大力气跟他们讲道理，没用吧？还不如我以直报怨来得干净利落……这些人，书越读得多就越刁钻，若你的道理讲得通，他们也不会去围攻欧阳内翰了……”

她的话还未说完，却闻马蹄声又起，我们放眼看去，见是一匹适才未系牢的马突然发力狂奔，跑得极猛，一脚踩死了一只卧于街道上的黄狗。

欧阳修见了，若有所思，随即上前朝公主一揖，道：“请公主允许臣对众举子说几句话。”

公主颌首答应，欧阳修遂转朝众举子，手指那条适才被逃跑的马踩死的狗，道：“刚才的情景，各位贤俊应该都已看见。各位既有心借贡举出仕，将来便很可能会入馆阁修书治史。修但请各位试书此事，一言以概之。若贤俊用语比修的说法言简意赅、通顺直切，修明日便辞去翰苑之职，自请外放，再不预文教之事。”

众举子左右相顾，略有喜色。沉吟片刻，一人先开口回应，“有黄犬卧于道，马惊，奔逸而来，蹄而死之。”

欧阳修不动声色，很快另一人又给出第二种说法：“有犬卧于通衢，逸马蹄而杀之。”

欧阳修仍不语，转顾其余人，于是又有人说：“有马逸于街衢，卧犬遭之而毙。”

欧阳修浅笑道：“若这样修史，万卷难尽一朝之事。”

刘几闻言，扬声说出了自己的答案，“赤骝逸，逾通衢，卧犬殂。”

此言甫出，便有人嗤笑出声，循声望去，见是刚才那位青衫士人。

刘几怒道：“我这话很可笑吗？”

青衫士人含笑欠身，“哪里。我只是乍闻太学体佳句，喜不自禁，不慎形之于色罢了。”

刘几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想必兄台另有佳句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青衫士人道：“欧阳内翰早已胸有成竹，我自不敢班门弄斧，还是请内翰指教吧。”

欧阳修再问周围士人可还另有说法，而那些人大概见刘几都已说过了，便不再多言，都道请内翰指教。

于是，欧阳修徐徐说出了自己的答案，“逸马杀犬于道。”

六字言简意赅，颇类太史公笔法。在一瞬的静默后，公主先开口道好，围观的人群中也逐渐响起一片拊掌喝彩之声。

欧阳修再转朝刘几，和言道：“出仕入朝，无论任馆职还是做言官，无论修史还是写章疏，都应谨记‘文从字顺’四字，行文须简而有法、流畅自然，既不要浮靡雕琢，也不应怪僻晦涩。质朴晓畅，方能准确达意，让人易于理解。言以载事，而文以饰言，最重要的是，要言之有物，言之有道。道胜者，文不难而自至。道理说清楚了，不须着意雕刻，便自有文采辉光。”

刘几默然，似有所动，垂目沉吟，也不再争论。其余举子亦如是，都怔怔地，似乎还在想欧阳修所说的一席话。

欧阳修又代举子向公主求情，请公主放了他们，公主虽不悦，却还是依言命皇城司侍卫放人。

待闹事举子相继退去后，公主问欧阳修：“他们如此冒犯你，怎能不稍加惩戒？”

欧阳修道：“治民以刑罚，虽能使民知有畏，但其心无所感化，于君国无

益，不若晓之以理，齐之以礼，道之以德，令其感而自化。”

公主道：“虽如此，但此番内翰得罪的举子太多，未必个个都能受内翰感化，只怕还会有人伺机生事。我还是拨一些侍卫护送你回家吧。”

欧阳修施礼拜谢，公主微笑道：“内翰无须多礼。若真要谢我，以后就少写些诗文吧。”

见欧阳修不解，我遂于一旁含笑解释今上要公主背诵他大作之事，欧阳修顿悟，不由解颐，向公主欠身道歉。

公主连连摆手，笑道：“我是说笑的。朝中这么多大臣，我最爱看的还是内翰你的诗词文章。”

待送走欧阳修，公主上车后，我忽又想起那位青衫士人，立马四顾，见他展袖阔步，已走至数丈之外，忙策马追去。待驰至他身边，我下马，拱手道：“秀才妙论，在下深感佩服。秀才尊讳，可否告知在下？”

那士人微笑还礼，道：“学生眉山苏轼。”

我亦告诉了他我的姓名，再道：“我尚有一事，想请教苏秀才，适才你说李义山拜谒白乐天之事，出处为何？”

苏轼大笑，大袖一挥，“何须出处！”

原来果真是他杜撰的。我未免一笑。

“千百士子在侧，竟只有你一人质疑，足见先生高才。”他笑道，又稍作解释：“论事作文先有意，则经史皆为我所用，何况亦真亦假的典故乎！”

3. 册礼

回到宫中，公主先就在父亲面前告了落第举子一状，把他们围攻欧阳修之事说了，也叙述了欧阳修出题经过，只是略去她威胁刘几等人一节不提。邓都知闻后与我相顾而笑，但也都没多嘴补充这点。

今上获悉欧阳修之事，不由叹息，“这些落第士人也忒嚣张了。攻击考官，这并不是第一出。据说欧阳修前日刚从贡院回到家里，便有人从墙外扔了一卷文书到他家院中，他拾起一看，发现竟是一篇‘祭欧阳修文’……”

公主扬眉道：“这等闹事的举子，不如抓一个来，杀一儆百，至少，也打断他一条腿，或关他个一年半载的，估计他们就老实了。”

“如此，他们更会口诛笔伐，连朝中大臣也会帮腔，把你爹爹形容成欲钳人口舌、焚书坑儒的暴君。”今上笑而摆首，谆谆教导，“女儿呀，这世上有

两种东西万万碰不得，见了也要绕道走，一种是马蜂窝，另一种，就是扎堆的读书人。”

公主瞬目想想，忽地笑弯了腰，“真是呢，今日欧阳学士的模样，可不就像是捅了马蜂窝吗！”

笑过之后，她也没忘为欧阳修说话，“欧阳学士此番得罪之人太多，明日唱名，又有一批参加了殿试的举子会落榜，难保这类事日后不会重演。爹爹总得想个法子，别让他再被马蜂蜇呀！”

今上思忖着，微笑，“嗯，我一直在想。”

次日唱名，我们才发现，他为保护欧阳修，做了一个多么非同寻常的决定：这年凡参加殿试者皆赐进士及第，不落一人。

因此，数百人名字一个个唱出，令这次唱名仪式显得尤为漫长。太清楼上的宫眷看得兴味索然，好几位打着哈欠，低声抱怨说站得太累，而且，今年状元容貌并不怎么出色。

本届状元是建安章衡，他年约三十，老成庄重，但论容止风度，自然远不及昔日冯京。

就公主与我而言，唱名中亦有意想不到的亮点：进士第二人，是前一日曾为欧阳修辩护的那位青衫士人——眉山苏轼。

公主看来对他也颇有好感，所以在众进士于太清楼前拜谢皇后时，她特意命人多赐块饼角子给他。

皇后见状问：“徽柔也听过苏轼文名吗？”

公主说没有，也许一时也不好细说前因，便很简单地找了个理由，“我瞧他顺眼。”

这一语立即引来宫人笑，她也懒得辩解，心中无所私，神色倒相当坦然。

皇后含笑，亦顾苏轼，道：“这苏轼才思敏妙，文风跟欧阳学士有相似处。他有个弟弟，名叫苏辙，今日也是一同中举了的。如今兄弟俩在京城已颇有声名，你爹爹前几日看过他们的殿试文章后喜不自禁，特意跟我说：‘欧阳修果然慧眼识人，本届贡举选出了不少文章才学之士，其中有一双兄弟，名叫苏轼、苏辙的，皆为宰执之材，苏轼文章更为可喜。只是我年事已高，也许用不上这二位相材了，不过把他们留给后人，也不错呢。’”

公主奇道：“爹爹既如此喜欢，为何却不点苏轼做状元？”

皇后道：“这我也不知道，回头你自己向你爹爹打听吧。”

后来，公主果真问今上此事，今上笑叹，“这事说起来竟是个误会。殿试

的试卷由考官先阅，再按考官建议的名次呈上来给我审批。起初欧阳修批阅殿试文章，见了苏轼文章大为赞赏，有意定他为第一人，但那时试卷糊名，他不知道作者是谁，又觉此文风正好是自己喜欢的那一类，担心这篇文章是出自他的门生曾巩笔下，若点为状元，恐日后惹人非议，便抑为第二，另取了章衡的文章排在第一。我阅卷时，虽觉第二人的文章好过第一人，但转念想，欧阳学士既这样定，必有他的道理，若非有大不妥，还是尊重他的意见吧。所以，最后还是按欧阳学士的建议定的名次，委屈苏轼做了榜眼。岂料唱名后，进士入殿谢恩，我见欧阳修盯着苏轼，一脸愕然，问他原因，他才低声告诉我此事，我们相顾无语，都颇感遗憾……”

国朝公主初封以二字美名，下降或新帝即位，推恩进秩之时改封以国名，礼遇俸禄皆有所增加。这年六月，今上进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。这时的欧阳修是最受今上重用的翰林学士，继知贡举之后，今上又对他委以重任，命他兼礼部侍郎，率礼院诸博士，为公主册礼和婚礼拟定仪制。

之所以要重拟婚礼仪制，是因为今上欲以前所未有的盛大规模和庄重古礼嫁女儿，而公主册礼细节更是必须着意设计的，因此前国朝没有一位公主曾行过册礼。

故此，公主行册礼之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臣批评，尤其是在今上进封苗淑仪为贤妃，贤妃辞册礼，而今上从其所请之后。

翰林学士胡宿为此进言，“陛下即位以来，累曾进封楚国、魏国二大长公主，都不曾行册礼，今施与兖国公主，是与大长公主相逾越。何况贤妃亦蒙殊典进秩，若不行册礼，母子之间一行一不行，礼意尤不相称。书于史册，后世将有讥议，必定会说陛下偏于近情，亏圣德之美。”

但这一次，今上并未接纳他的谏言，仍命筹备公主册礼，毫不掩饰地把他对女儿的偏爱明示于天下。

很快到了七月丁酉，兖国公主受册这天。

按制定的新仪，是百官拜表称贺于文德殿，户部侍郎、参知政事王尧臣与枢密副使、礼部侍郎田况任册使，自文德殿奉册印至内东门，此前由任内给事的入内都知前往仪凤阁，请公主服首饰、褙翟之衣，册使再于内东门宣布奉制授公主册印，内给事再奉册印入内，捧册印跪授公主，公主拜谢受册印，升位受内命妇贺，然后前往帝后殿中拜谢父母。

那日宫中内命妇早早地来到了仪凤阁外，依次排列好，等候公主出来，于

庭中受册印，入内都知也准时来到阁中，宣请公主服首饰、褙翟，而之后公主久久未现身，都知诧异之下又扬声再请两遍，却也未见她有何反应。

苗贤妃在庭中统领内命妇，不便擅离，遂目示我，让我进去看看。

我入内之前先问了公主门边侍立的侍女，她们说公主早已梳妆好，但不知为何，又懒懒地躺下，也不肯着礼衣钗冠。

公主穿着衬褙翟的素纱中单，侧身朝内躺在床上，发髻由司饰精心梳过，倒仍是一丝不乱。

我过去轻声唤她，她也没有转身，只是闷闷地说：“我不想行册礼，你出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散了吧。”

我自然未从命，道：“公主欲免册礼，之前便应力辞。而今诸臣及命妇皆已就位，公主闭门不出，是失礼之举。”

“你道我之前没有力辞过吗？是爹爹怎么都不同意。”她侧首看我，两眸暗无神采，“我就是不想出去，你让他们走，我不管了，大不了，回头你帮我写个谢罪的章疏交给爹爹。”

我微笑道：“臣只是伺候公主起居的内侍，草拟章疏不在微臣职责之中。”

“咦？你不是曾请我迁你为翰林学士吗？”公主起身，对我敛衽做万福状，道：“烦请梁内翰为本位草拟一篇谢罪表。”

我就着她话头应对，“公主诏命于理不合，臣不敢代拟表章，谨封还词头，望公主恕罪。”

她拊掌笑，“你连朝中大臣那点臭脾气都学会了！”

我但笑不语。她犹不死心，忽然又道：“你不是说，为我捉刀代笔写字作文都是快乐的吗？你还说，你愿意为我做所有我想让你做的事……”

自那天晚上跟她说出这些话后，我们的关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，似比以前更亲近，但彼此又都默契地不再去讨论这事，这是她首次提及当日我的言语。随着这话重现，雨夜中两人相依的暖意好似春风拂过我心头，那恬淡的喜悦如酒一般令人微醺，幸而，我残存的理智尚能提醒我拒绝她的诱导。

“哦？臣这样说过吗？”我若无其事地反问。

“当然，你当然说过！”她立即肯定。

我薄露笑意，“臣何时说的呢？”

“那天晚上，下着雨，我在哭，后来你进来……”她微怔，大概意识到了什么，便住口不说了，莹洁如细瓷的面上有一层绯色隐隐透出。